



数字报网址: <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代世勇 编辑:李明江
版式设计:李英勇

新乡土叙事 (组诗)

■ 李跃平

福来

一个村庄的名字,福来
原本贫困的代名词,如今却
焕发出勃勃生机。电话中
好友邀我探寻山水彝乡
幸福的基因密码

四月,阳光正好,村子,茶园
如绿色的海洋,彝寨新寨
点缀其间。“福来”美好的寓意
村民们笑靥如花

摆脱物质贫困,治愈精神创伤
一亩果园,一亩茶园,一头育肥猪
打造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观光区、体验区、旅游环线
串连起茶园、果园、景观

产业路、养猪场、卫生室、幼儿园……
一应俱全的配套设施,丰富多样
错落有致的树屋如童话城堡
桃林、樱花林、奇石
形成有特征感的交流展示空间
踩花院、阿细院、赛装院……
每一栋都有专属风景
独特体验

采摘猕猴桃、登山漫步、采茶制作……
产业变成风景,盼福来
到“福”真来,彝红茶、彝黑茶
守护着这里的人间美好
岁月安宁

小谷溪之恋

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叶缝
洒在小径上,小谷溪在温柔中苏醒
鸟鸣清脆,石径蜿蜒
两旁的绿意,划出优美的弧线

小径旁,不求名利的野花野草
肆意生长,早春的芳草如铺展的绒毯
踩上去,能触到大地脉动

微风拂过,草浪翻滾
花瓣上的露珠,清新而甜意的
芬芳,吸引着蜜蜂与蝴蝶

桃花、杏花、梨花
晶莹剔透,竞相绽放
蜜蜂在花间穿梭,嗡嗡作响
与鸟儿的欢歌,构成
春日交响的序曲

远处的农舍,在绿树中
若隐若现,中年妇女熟练地除草
“熟能生巧,得经常照顾它们”
笑容中的淳朴与满足,如同
这片土地般实在

草叶、泥土、花香……
“再苦再累也值得”,老农眼中
坚定的光芒,如同清晨的阳光
温暖而持久

边城山水谣

小凉山,马边,茶马古道
崇山峻岭间的传说,不知疲倦地
雕刻沧桑与悲凉。彝、汉、苗等民族
在这里挣扎与守望

十多年前的春风,带着中纪委的
深情与希望,吹进这片土地
“素质贫困”,变革成的号角
吹响从救济到开发的征程

修路是破冰的利剑,也是未来的
桥梁,仁沐新高速、乐西高速
如巨龙穿梭在马边的山川之间
深深浅浅的马蹄印,见证
扶贫之路的漫长与艰辛

驻村帮扶的干部,走进马边的
千家万户,共同描绘着脱贫的蓝图
乔进双梅,彝族妇女的骄傲
用“彝绣”,五彩斑斓的绣品
点亮马边的希望之光

坚韧与毅力,书写的不屈诗篇
回荡着奋斗的歌声与笑声
那些曾经贫瘠的土地,如今
披上绿色的盛装,岁月多情
时光荏苒,马边在不断地
蜕变与成长

最宜犍为茶

■ 张建红

漫山遍野的茶树,在犍为也成为了一道风景:万顷茶浪。十万亩的茉莉,可谓之金犍花海,香飘万里。在这样的背景下,想不出好茶都难。

从有记忆起,家父即爱喝茶,能跑腿时,就常到商店里为他买茶,称半斤犍为“三花”——三级茉莉花茶。他泡的茶,香味也有,就是很苦涩,他泡得太浓了,茶叶都快满盅的大半了。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似乎都这样,喜欢犍为的“三花”,并且泡得很浓。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到犍为一中读书,时常听别人说起“清茗香”茶。在小十字一侧,有一幢红砖楼房,是外贸公司的门市,玻璃柜里摆着一种黄色包装的“清茗香”。学生娃娃不喜欢喝茶,“清茗香”是什么味道,并不是太明白。近日翻阅《犍为风物》,见吴德平《犍为茉莉花茶》一文,方知“清茗香”是获得了“四川名茶”称号的好茶,与之齐名的还有“金犍红韵”“蜀山幽兰”等品牌。2021年,“犍为茉莉花茶传统技艺”被评为乐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日,参加犍为县新联会非遗传承分会成立大会,遇到了一个见过几次的朋友吴世学,一个非常得行的制茶人,曾经喝过他的好茶。一起喝茶时,总是感觉他做的茶好喝,没想到他还有一个名头,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

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他在清溪古镇有一座老房子,几次喝茶,都是三期四友约起,晚上开车过去的。吴世学总会把他新制的好茶拿出来分享,讲讲此茶的妙处,闻香,观叶,赏色,品味,颇有趣味。临别时,每人往往还会获赠一两泡茶叶。他的茶好,难以言说,他的茶多,难以细数。只记得一款花茶“雪慕华”,那天离开的时候,古镇下着大雨,而内心则是欢喜的。之后,得诗一首《清溪·雪慕华》:

雪慕华是款新制的茉莉白茶/与碧潭飘雪神韵一致/灵感来源于一千三百年前/青年李白痕迹西蜀一事/与犍为清溪有关

至少从唐朝开始/清溪是一个地名/也是一条河的名字/李白从嘉州顺江而下/身披峨眉山月的银光/驻足水畔/文人相会,饮酒吟诗喝茶/其时,水至清而鱼翔/风至柔而波起/月至明而尽兴/恍兮惚兮宛如秋夜雪飞/凌晨月落,夜发清溪/千古绝唱,遂偶然得之

甲辰,茉莉花遍植于山水之间树,微风一吹雅士谓万顷茶浪/今人附会太白秋月秀口/名茶如诗问世。乱曰/金风玉露一相逢/千年人间雪慕华/深

片羽时光



冬日凤洲岛

雨山摄

我的奶奶

每当她炒菜时,拿着锅铲就像拿着一把青龙偃月刀,青筋暴起,很娴熟地炒着菜。虽然她炒的菜不太好吃,但满屋飘满了爱的香气。

我的奶奶,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总喜欢种种地,养养鸡鸭。虽然一个月扒拉不出什么收入,但她大方地在万人小区租下房子,就为了照顾我们。

自从奶奶来后,我又成了一个巨婴!“哎呀!你穿这点不冷吗?”“孙子,快来,吃点苹果!”我被奶奶温暖的叮咛包围了,忍不住一声叹息,厚厚的羽绒服随着胸脯鼓起,也鼓起了幼儿时记忆,像浪花被拉到离岸很远的地方却不情愿回家。

大清早,天还没怎么亮,她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只有寒风在耳边拉家常。每当她出现在我们家门口,鼻子冻得通红,脖子还习惯性地往衣领里缩了缩。皱纹让晨霜吻过,像鱼鳞一样闪闪发亮。奶奶穿得好薄,不冷吗?为什么她总叫我穿厚一点?心中

的问号像火一样烫了我一下,奶奶已经冲进厨房麻利地打开天然气灶。随着噗的一声响,一股蓝青色火苗,宛若一个锯齿状的皇冠,那是灶台捧给奶奶的奖赏。

奶奶一直记不住我们家门的密码。为了能按时做早饭不耽误我上学,她每天背几次,可对数字不敏感的她总是忘记。爷爷上一秒才考过她,她下一秒就忘了。于是,她又开始背。起初,奶奶念念有词,一会儿又沉默了,浑沌的双眼紧盯着前方,仿佛那里马上会有什么奇迹发生。背着背着,刚咬住的哈欠赶来报复,逼得她两眼充满了泪水。一个多月后,奶奶终于背住了。那一刻,奶奶比过年还高兴。

奶奶长着一双非同寻常的手,切菜时像钢琴家一样灵活。她的手并不

柔软,非常粗糙。偶尔手被切到了,她总笑着说:“不痛,没事的!”即便这样,她也绝不同意我帮忙。如果我硬要抢菜刀,没一丝胜算的机会。要是我不小心碰到奶奶结满茧子的手——那层硬壳,我总觉得问心有愧。每当她炒菜时,拿着锅铲就像拿着一把青龙偃月刀,青筋暴起,很娴熟地炒着菜。虽然她炒的菜不太好吃,但满屋飘满了爱的香气。

奶奶个子不高,聊天的本领可高了。她常常和邻居聊得眉飞色舞,嘴巴周围的线条可好看了,微笑像是刻在嘴角的花朵。她的话也可以当药用呢。奶奶刚查出得了高血压,总胡思乱想,奶奶一筐筐的唠嗑硬是挤走了妈妈心中的恐惧。奶奶的爱像钱塘大潮,“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我时常和落叶并肩而坐
或绿,或黄,或红,或焦枯卷曲
我们有聊不完季节里的情愫
直到一阵风来

风低声耳语
风衣的扣子开了,容易着凉
太阳落山
暮色里我看见万家灯火

百姓记事

雪落了我一身(外一首)

■ 孙和平

喜庆的日子
高高挂起红红火火的灯笼
雪夜里,雪花奔你而来
还有藏在玻璃窗后的目光

那扇门扉紧闭
门口石阶上的积雪泛着红光
假如时光倒流到童年
两小无猜的脚丫会踩出一朵朵梅花

叩开的门扉

后面站着一只“旺财”
我忘了来时想说的话
夜深了,雪落了我一身

和落叶并肩而坐

湖边的那张木凳
有时坐着一对情侣
有时孤独一人
没有人坐时,会坐着一片落叶

鹅卵石的温暖

■ 何洪

我们就这样慢慢地烫着脚,不断在脚盆里加入滚热的鹅卵石,使得脚盆里的水一直保持着温热,直到大家的脚表皮烫红了,身体也热烘烘了,这才上床睡觉,热热的脚能让我很快进入梦乡。

进入冬季,我就感到足部冰凉不适,凉脚很难入眠,因此每天睡觉前我习惯烧一壶热水来烫脚,有句俗语“富人吃药,穷人烫脚”,这习惯的养成,源于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的经历。

那个年代大多数家庭不富裕,人们常常会想方设法节省开支,比如烫脚就是好的办法。到了冬天,父母就会到河边寻找数块鹅卵石洗干净带回家,在晚饭时将鹅卵石放入灶膛,柴火燃烧会把鹅卵石加热。当然这用于烧热的鹅卵石也有讲究,有经验的父母选择的鹅卵石是不会裂开的,选定的鹅卵石不会很小,每一块约有成年人拳头大。听父母说,做饭时用的烧柴会把鹅卵石加热,这样既做了饭,又可以节省用于单独烧热水的柴火。

那时候,人们干活往往要干到天黑,当吃罢晚饭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人们夜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都会早早上床。人们常说“热坐不如冷倦”——意思是说,即使你坐在凳子上觉得温热,都不如到冰冷的床上去倦睡着舒服。

收拾完晚餐,这个时候就准备烫脚了,我的任务是从门后处抱出来一只大的木脚盆,放在厨房的空位处,接着抬来三把竹椅凳摆放在脚盆周围,再从水缸里舀来清水倒入木脚盆,倒入的水只需要淹没鹅卵石即可。父亲用火钳拨开灶膛里的柴灰,夹出一块烧得滚烫的鹅卵石,抖一抖鹅卵石上的草木灰,然后放入木脚盆里,只听见水里“噗”的声音,冒出一股白雾,接着父亲再夹入几块滚烫鹅卵石,顷刻脚盆里的水沸腾起来,发出“咕咕”的声音。随即,我们一家人围着脚盆坐下,看到父母把脚伸到脚盆里烫了起来,我觉得温度应该合适了,才敢把脚伸进脚盆里。当我感觉水还很烫,就把脚踏在父母的脚背上,父母的脚背尽管有些粗糙却像是我停靠的港湾,到水温合适时我才把脚全部浸入到水中,顿时一股暖融融的舒适感会立刻从足部传到全身。父母用他们的大脚轻轻压住我的小脚,让我尽量烫热。鹅卵石冷了下來,我用脚踩在鹅卵石上面,压着它在盆里来回滚动,似乎就是在做脚底按摩,让人有说不出的舒服。当脚盆里的水凉了,脚盆里的鹅卵石凉了,我们就把鹅卵石捞出脚盆,此时父亲就穿上鞋子,用火钳又从灶膛里夹来几块石头,叫我们把脚放在盆边沿上,他要放鹅卵石到脚盆里了。我们心领神会,当热呼呼的脚离开开水中,踩住冰凉的盆沿,心里多希望尽快伸到脚盆里继续浸泡在温暖的水里。鹅卵石放入水里又听见“噗”的一声,冒出一股白雾。父亲会往脚盆里加入清水,以便让热水能烫到更高的脚部位置。母亲先将一只脚伸到水中试试,当母亲说水温合适了,父亲便停止放入鹅卵石。看见母亲把双脚全部放入水中,我也跟着把脚放入盆里,父亲随即也坐下放入双脚,我们的六只脚在盆里搅动着热水,掀起小小的浪花。父母一边烫脚一边聊着天,例如今天所见所闻的趣事,以及明天的安排,偶尔也会问我在学校表现情况。我们就这样慢慢地烫着脚,不断在脚盆里加入滚热的鹅卵石,使得脚盆里的水一直保持着温热,直到大家的脚表皮烫红了,身体也热烘烘了,这才上床睡觉,热热的脚能让我很快进入梦乡。

如今,我在城市里生活,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烧鹅卵石来烫脚,已再也感受不到父母那份浓浓的温情,但我仍常常怀念那些鹅卵石带给我温暖的日子。

瞰沙湾

■ 王伦华

沙岸湾还处
铜河穿境秀
库区静如画
防洪蓄能优
二坝待围阍
三坝在舒袖
四坝如霓裳
硝洞聚驴友
小镇正努力
故居一如旧
骑行路畅通
客人逍遥游
青色望不尽
帆影冠嘉州
展望新图景
全民勤奋斗